

双子星座

——张维与陆士嘉

张克群 著



双子座

——张维与陆士嘉

张克群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著名力学家、教育家、科技活动家、两院院士张维先生和他的夫人——著名流体力学专家、教授陆士嘉女士的成长、工作和生活经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子星座:张维与陆士嘉/张克群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清华科学家故事)

ISBN 978-7-302-32192-7

I. ①双… II. ①张… III. ①张维(1913~2001)一生平事迹 ②陆士嘉(1911~1986)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3369 号

责任编辑:石磊 赵从棉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刘玉霞

责任印制:宋林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8mm×210mm 印张:9.625 插页:8 字 数:273千字

版 次: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

定 价:25.00元

产品编号:050800-01

序

2004年初夏，正是杨柳青青近却无的季节。我、我丈夫黄二陶和我弟弟张克澄，我的一儿一女高晓松、高晓江，弟弟的大女儿张姗姗等六人带上爸爸妈妈的骨灰和刚才在照澜院买的一束红玫瑰花，来到圆明园的一弯水池边。池中的荷叶还没露出它们尖尖的角，水面上只漂浮着一片片翠绿的睡莲叶子。粉红色的莲花静静地依傍在叶子边上，一派平和。我指着一弯汉白玉的罗锅桥的东侧建议道：“就在这里怎么样？”“好啊。”弟弟同意了。

妈妈曾在遗嘱中说，要把她葬在圆明园的湖里。爸爸也明确表示过不要墓地。“一人占一块地，再过若干年，地球就成了大坟场了。再说，你们还记得墓地在哪里，你们的孩子就未必记得了，孩子的孩子呢？”爸爸如是说。

遵照父母的意愿，我们决定将妈妈的骨灰从八宝山取回来，把爸爸的骨灰从玉兰树底下起出来，合在一起，掺上玫瑰花瓣撒在水里。

仪式开始了。我们找了个枝叶繁茂，又盛开着一朵莲花的去处，每人抓起一把骨灰，再加几片鲜红的花瓣，带着一丝怀念，些许忧伤，将它们慢慢地撒在了水中，一边口中念念有词道：“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张伯伯张伯母），愿你们在洁净的湖水里与花为伍，结鱼为伴，好好休息，尽情享乐吧。”

那些骨灰听话地纷纷扬扬钻入水里不见了，只有花瓣漂浮在湖面之上，久久不曾散去。

是夜星光灿烂。

天空中多了两颗明亮的星。

那是爸爸妈妈的星座——双子星座。



目 录

序 \ I

正文：

- 一、逢乱世童年不幸 \1
- 二、齐发奋名校读书 \13
- 三、为求学远渡重洋 \35
- 四、同教书为人师表 \95
- 五、舍小我高风亮节 \185

附录一 唁电 \286

附录二 张维教授生平 \287

附录三 张维著作 \291

附录四 陆士嘉讣告 \293

附录五 在纪念陆士嘉教授逝世一周年学术报告会
上的讲话 \295

附录六 陆士嘉主要学术著作 \297

参考文献 \298

一、逢乱世童年不幸

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附近，有一条名叫南半截的胡同。绍兴会馆就坐落在这条胡同的7号。在南城众多的外省会馆中，它算是比较小的一个，再加上来往的人都操着比英文德文也好懂不了多少的方言，令当地很少有人跟里面的人有什么交往。要不是后来鲁迅先生曾在这里住过一阵子，恐怕除了一些绍兴人和比邻而居的人以外，一辈子也不会有人知道它。它与世无争地钻在胡同深处，恪尽职守地接待着南来南往的绍兴籍人士。即使是1911年，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那年里，也没让它显出与往日不同的景象来。

这一年的初冬，寂静的小院儿还在干冷的清晨中酣睡，门房的老吴突然被一阵“嘚，嘚，嘚”的马蹄和车轮声惊醒。侧耳听了片刻，那声音分明是朝这边来的。就在老吴边嘟囔边穿棉袄时，那声音却嘎然而止，像是停在了院门外。“咦，格似撒宁啦？”老吴用绍兴话在心里嘀咕着，睡眠惺忪地打开了厚重的大门。只见门口有四辆四轮大马车，赶车的几个灰头土脸的汉子各个东倒西歪疲惫不堪，车篷顶上积着一层厚厚的黄土，显然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

老吴走下台阶，正待张嘴要问最前面一个赶车人，只见从那辆车里下来一位40来岁的身着重孝的老爷模样的人。他朝老吴点了一下头，没顾上说话，就快步走向第二辆车，向里面说了句：“阿嫂，我们到了。”然后，和赶车的一起搀下一位三十来岁的妇人。那老爷再次向妇人说道：“阿嫂，我们到了，这就是绍兴会馆。”

娇小而清瘦的女人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微笑，一双天足上穿着戴孝标记的白鞋。她对小叔子说道：“看看后面车里你的侄子们，看他们醒了没有。”就向大门口慢慢走去。

老爷对车夫吩咐了一句，便赶紧扶着妇人一起向被冷落在一旁目瞪口呆的老吴走过去。

“这位，”老爷模样的人开口说道：“我们是从山西太原过来的，是严兴繆严先生介绍来投奔绍兴会馆的。”

“噢，严老爷介绍来的。好，好。那你们跟我进来吧。夸低（快点），外面吓奇冷各。”老吴显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他知道，严老爷是会馆的大股东，掏钱很爽快，也常常介绍一些有地位的人来这里投宿。尤其是那人也操着令他听着舒服的绍兴话，让老吴觉着回老家了似的。毕竟好长时间没人来了，老吴有些闷得慌。

后面的车里陆陆续续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仆人模样的人，男仆手里牵着一个10岁的和一个刚满5岁的男孩，男孩子们头上都缠着白布，显然也是在戴孝。那女仆两手抱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襁褓。一行人在老吴的引导下，来到了前院倒座房的一间屋里。一番交涉后，便被安顿到了第二进院子的东、西厢房住下了。

回到门房后，老吴就纳开了闷儿了：“格一家是啥个人哪？怎么全都戴孝啊？那女人和小人戴孝，大概是当家的不在了。可那位老爷，好像是孩子们的爷叔，他怎么也戴孝呢？有给阿哥戴孝的吗？”

老吴啊，你有所不知啊。这是一场特殊的惨剧。在那场惨剧中，那三个孩子的父亲和他们的爷爷，竟然在同一天，突如其来地死在了同一个人的枪口下。

事情还要从浙江道台陆锺琦调任山西巡抚说起。

1911年，初春的江南，片片桃花点缀着嫩绿的大运河畔。一队豪华的车马沿着河边的古道向北缓缓而行。第四辆马车里，30来岁的清秀少妇施桐君一手揽着9岁和5岁的两个儿子，另一手不停地抚摸着大大的肚子。她虽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知道清朝气数将尽：日本留学归来的丈夫，一个巡抚的儿子，还是个三品官，竟也热烈地投身到了这摧枯拉朽的事业里去了，那大清国还能不完吗。可她那无限忠于大清王朝的公爹陆锺琦，这会儿竟然还迂腐地捧着清政府的任命书，带着一家老小远赴千里之外的山西巡抚任。“唉，万一肚里的孩子生在半路上，丈夫又不在身边，出了事情可怎么办？”她不敢想下去了。虽然办



事周到的公爹已带了一名产婆、一名奶妈和她正吃奶的孩子小栓子一同上路，她还是挺紧张的。

车子走了一个星期，在苏州知府衙门（知府是陆锺琦的学生）休息了两天就又开拔了。谁知刚离开苏州不到半天，施桐君的肚子便一阵紧似一阵地痛个不停。产婆不敢怠慢，赶紧跑到老巡抚的车旁：“老爷，不好了！大少奶奶恐怕是受了颠簸，快要临产了！”

陆锺琦眉头一皱，连车都没停便探出头来大声吩咐道：“快，赶紧回苏州知府衙门。不是说还有20来天的吗？怎么就要生了呢？”

“驾！驾！驾！”急促的赶马声中，一行人又回到了知府衙门。一阵忙乱之后，陆士嘉便诞生在了苏州知府衙门的内宅——狮子林里。按照规定好的排行，爷爷给起了个名字：陆秀珍。那一年是辛亥年，1911年的3月18日。

三个月后，陆巡抚带着随后赶过来的二儿子陆敬熙一家、产后康复了的大儿媳和新得的小孙女秀珍，以及几个孙子、仆人等一行人马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继续北上。陆锺琦虽然政治上迂腐然而经济上廉正（《二十四史》里的评价），乍到太原任上，一不拜当地豪绅，二不吃大小筵席，而是忙着组建和训练新军。

看看到了8月，天气热了起来。几个孙子孙女不适应北方的燥热，一个个闹起了病。陆锺琦对二儿子陆敬熙说：“去把你大哥从顺天府（北京）叫来吧。我看他那三品编修当得太清闲，不如到我这里来干点正经事。他在日本学的是陆军，可以帮我训练军队。再说他新添了个女儿，也该来看看啦。”

陆敬熙遵从父命来到了顺天府，见到他哥哥陆光熙，如此这般一说。陆光熙不敢怠慢，第二天就在衙门告了假，跟着弟弟去了太原。陆光熙是个大大的孝子，当年他父亲生病，不知哪个烂大夫出的馊方子，说熬药需用人肉做药引子，他竟然几次割下自己腿肚子上的肉，为父亲合药！而且他在日本留学时认识了同盟会的人，算是参加了革命，正想借此一行说服老爷子归顺同盟会。



9月6日，兄弟俩到了太原。拜见完父亲和母亲唐氏后，陆光熙赶紧回到了妻子住的厢房。娇小的妻子兴冲冲地把不到半岁的女儿递到当爸爸的手里。看着这个白白嫩嫩的小女娃娃，陆光熙心里真是高兴：前面已经有两个儿子了，他早就盼着有个女儿，终于如愿了。小陆秀珍那会儿已经有点认人了，她伸出小胖手好奇地揪着她爸爸的两撇大胡子，逗得她爸爸哈哈大笑。大儿子上前摸着爸爸放在桌上的帽子问：“阿爹，你是什么官哪？”

二儿子怯怯地站在一旁，被妈妈催着让上去叫阿爹。可当爸爸的心思已经不在孩子们身上了，对孩子们的声音竟是充耳不闻。他一上一下地在腿上颠着小女儿，眼睛看着她软软的小头发，心里却在琢磨着明天如何与父亲谈革命的事。父亲是大清的忠臣，让他反叛朝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在路上已听弟弟说起，同盟军攻打武昌之时老爷子就曾表示：太原如被攻下，我将死在任上。他母亲亦曾对弟弟说道：汝父死吾亦死。弄得不好非但劝不成父亲顺从革命，反倒要父子反目，兄弟成仇了。于是他费了几乎一晚上的口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得弟弟答应站在自己一边。兄弟俩打算第二天早上一同去说服父亲。即使这样，光熙心里也没有几分胜算。

果不出所料，陆锺琦一听要他投降革命军便勃然大怒。他先从祖宗八代的业绩说起，又谈到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滔滔不绝训得儿子几次三番要说话，却根本插不进去嘴。

正争论着，忽听前院嘈杂之声大起。父子三人起身出门观看。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噔噔噔噔”脚步之声大作间，已然冲进一彪人马，领头的正是老爷子手下新军的一个标统（相当于团长）阎锡山。只见他手举盒子枪，嘴里喊着：

“就是这个清朝的老狗，妈巴子的一个浙江人，跑到俺山西地界儿来啦，弟兄们，给我把他崩了！”

老爷子的仆人李庆云嘴里大声喊着：“别！别！”急忙前去挡驾，“乓！”的一声枪响，他应声倒在了血泊里。老巡抚一手拽着老李的衣襟，一手指着阎锡山，脸红脖子粗地喊道：“你，你要造反不成？”

话没落音，又是当当几枪乱射。就这样，前来革命的儿子和被革命



的老子竟然同时饮弹身亡，弟弟陆敬熙腿上也中了一枪，倒在了血泊中。

在堂屋杀完了人，这些人又跑到内室连抢带夺。老巡抚的夫人唐氏正怀抱着二儿子陆敬熙的孩子，可怜老太太还没闹清楚怎么回事，祖孙俩就同时丧命枪下。被打死的还有4名男仆人和2名女仆。所幸除陆光熙的大儿子陆唯一腿部中了一弹外，施桐君和陆士嘉、二儿子陆湘生等人，因被听见动静的卫兵带着逃到了后院，藏在假山石后面，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劫。除了大大地惊吓了一番，身上倒是毫发未损。

待到大兵走后，遭了飞来横祸的人们号哭着，悲痛着掩埋尸体、处理伤者、收拾残局，忙了好几天。别人倒也罢了，最受不了的就是施桐君了：丈夫去日本留学好几年，好不容易盼回了国，却又远在京城当官做事。只说是这一次一家人总算团聚了，竟然就这样突然地离她而去了，永远地去了。在巨大的打击下她病倒了，躺在劫后的房间里不吃不喝。才6个月的小女儿受惊哭喊，受伤的大儿子辗转呼叫，她都顾不上了。小秀珍全靠奶妈的悉心照料，才慢慢安静下来。

幸好新军们没有再次前来骚扰，她们得以静养了1个多月。这期间，眼看臀部和龙椅就要分家的小皇帝溥仪居然还颁了诏书，表彰忠臣陆锺琦。可谁有心思理这张没用的废纸啊！摆在面前的现实是老巡抚已去，周围都是阎锡山的军队，巡抚衙门不是久留之地呀。陆敬熙几经周折，好不容易和一个在北京的朋友联系上了，决定去京城的绍兴会馆暂栖一时再做打算。

一个秋凉的早晨，在陆敬熙的带领下，一行人凄凄惨惨地离开这个伤心之地，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地来到北京，住进了南半截胡同。

当未来的女科学家陆士嘉（那会儿还叫陆秀珍）还在绍兴会馆那不大的庭院里蹒跚学步时，离这里不远的崇文门上头条62号的一座院子里，一家祖孙三代正在等待着一个孩子的降生。由于已经有了一儿两女，待产妇籍琴友本人倒并没有多少企盼，只求自己顺产，孩子健康就行。倒是老太太张王氏整天在菩萨面前烧香，希望她的大儿媳妇给她再生个孙子。



老太太张王氏的丈夫叫张晋麟，是两兄弟里的老大。他生了仨儿子后就撒手人寰了。大儿子叫张燠（千万别误会，不是那个复辟的辫子军，那位爷叫张勋），即张维的父亲。张家几代人丁稀少，张王氏希望她的孙子们越多越好。养得起养不起再说了。

5月22日，论农历的节气，正是小满。吃完晚饭，产妇籍琴友这边发作了。家人老杨赶紧去请产婆。剩下的人，除了老太太外，籍琴友的三个大一些的孩子都忙活开了：14岁的大女儿张玉茹帮李妈烧水，9岁的大儿子张度出去买夜宵，连3岁的小女儿张桂茹（后改为张慕昭）也满头大汗跑来跑去地负责给老太太通风报信。

晚上11点，随着一阵响亮的哭声，一个男孩儿诞生了。那哭声大的老太太都不用人通报就知道了。全家上下，最高兴的要算是老太太张王氏啦。她第一件事就是到佛龕前，在菩萨面前给还没熄灭的香炉里又续了三炷香，口中念念有词地汇报：“感谢菩萨，又是一个胖小子。菩萨保佑张门，菩萨保佑张门！”

等到请产婆吃完夜宵，盘子碗还没收拾，老太太坐在桌旁兴奋地说起了她那讲过八百六十遍的故事来了：“当年哪，我太婆婆杨氏祈求子，果然得了我公公硯农公。光绪二十六年洋兵来扰。那些洋兵进入左邻右舍，独独未进我家，这不也是菩萨保佑的吗？除了佛法，谁能阻挡洋兵呢？”并坚持说小孙子的健康降生是她每月初一、十五必奉佛龕之故。

张维降生时，他父亲张燠还在河南开封，给老巡抚宝芬当秘书兼家教。张燠这个光绪年间的秀才不大会当官，但擅长教书。当时一些开明的满清贵胄在宝芬的主持下，在京师开办了“八旗子弟学校”，并从各处招聘教师。张燠就应聘教八旗子弟去了。在那里，他受到宝芬的器重。后来宝芬升任河南抚台，就把张燠带到了任上，并很是倚重于他。

慢慢地，宝芬觉得自己妻儿老小环绕，却让张燠抛家弃小地跟着自己，不大好意思。辛亥革命后（1912年），就保举他在河南一个小县城当了个税务局局长。这令张燠有条件接了自己的家小同住了一年多，其结果便是小儿子的诞生。根据排行，给这个男孩起名张维，字以纲。



取“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意。

1916年中秋节，张璪回家探亲。3岁的小儿子张维已经会说许多话了。对于这个“陌生人”他一点儿都不害怕。老太太告诉他：“这是你父亲，来，叫爸爸。”他便高高兴兴地走上前去，摸着眼前这个大人的膝盖，扬起小脸甜甜地叫道：“爸爸——。”

哎哟，这一声爸爸呀，叫得张璪眼泪都快下来了。他抱起小儿子，放在自己腿上，透过泪眼仔细地端详着儿子那圆圆的小脸：“乖孩子，念书了吗？”

老太太笑了起来：“多大点儿的孩子啊，念书？你也不怕把他脑子使坏了。”

张维却叫了起来：“念啦！念啦！爸爸你听：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当爸爸的眼里又有了泪光。他柔声问道：“跟谁学的？”

张维抬起小手一指：“哥哥教的。”

张璪用赞许的眼光望着大儿子：“好儿子，过来。”

张度（字泽刚）走到他父亲身边，依偎在他胳膊边上。张璪一边抚摸着大儿子的头，一边慢慢说道：“孩子们哪，一个人从小的时候，就应当好好念书。读了书才能明理，才能辨别是非，分清善恶。知道吗？”

张度点了点头，小张维更是一边点头一边嘴里说：“嗯，嗯，知道。”

大家都笑了起来：“哟，瞧他能干的，这么大的道理，也能听懂。”

张维被人一夸，更高兴了。他挣扎着从父亲腿上跳下来，指着门口的方向：“我还认识门口的字哪！嗯——曲江风度，嗯——燕国文章。对吗，爸爸？”

“对对对，哈哈！我儿子学的还真不少哪！”一弯腰，他又将小儿子抱了起来，“哥哥给你讲过这副对联的意思吗？”

“没有。”张维低下头，颇显遗憾。

“是啊，可能他也不知道。那上联呀，是说咱们张家的老祖张九龄，他是广东韶关曲江人。下联呢，说的是张说，他是唐朝人，曾被武则天封为燕国公。这二位老祖都是写文章的好手（有关张家祖先一节，据说



把张九龄什么的奉为老祖是张家一厢情愿，估计人家并没同意，好在也无据可查）。后来，咱张氏就世代代住在现在的北京了。”

这回张维听不大懂了，什么韶关燕国的，离他的生活太远。他静悄悄地望着父亲，觉得他真好，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为什么老不在家。

吃过晚饭，张堦显得特别高兴，又兴致勃勃地讲起当年他考秀才时的事儿。说那天他写完自己的文章，就听见旁边号子里的那位同年考生，一会儿擦汗，一会儿搓手，屁股在凳子上不停地挪来挪去。张堦一听，估计这人犯了难。就主动地又写了一篇文章，趁考官不备，递给了那人。后来，那人和他一同考上了秀才，也因此结成了异性兄弟。

“那人名叫陆敬熙。”张堦笑着结束道，“后来我们张、陆两家来往的挺勤。他的寡嫂施桐君女士还认了你们大姐当干女儿。”

趁着这一次探亲，张堦还亲自出马，为大儿子张度办理了小学的转学手续，从东城的第七高等小学转到了位于琉璃厂的师大一附小（全名为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解放后改为第一实验小学）的高小二年级。这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小学。张堦认为，打好小学基础，终身受益无穷。事实证明了他的英明决策：张度以后考上了师大一附中，再以后，又考上了北洋大学。

从北京回到河南之后，张堦决定辞职回家，另在家门口谋份职业。虽然不容易，但为了一家人能在一起，值得试一试。他给家人发了份电报，就上路了。

北京这边自从接到电报，就紧张而兴奋地做开了准备工作。那时既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动车组，路上连赶路带休息，估计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的。可盼来盼去，竟盼来了一封电报：“堦危病，速来。”一家子妇孺顿时哭倒在地。无奈，只得派唯一的男仆杨顺到河南去探个究竟。

几天后杨顺回来说，张堦是在去息县看望老朋友时出的事。那县太爷是他的好朋友，正赶上县长的老爷子过生日，大摆宴席。也不知吃坏了什么，张堦开始是拉肚子，然后又感冒了。那位县太爷亲自给他开了付药方子，服了此公开的药后，张堦顿时大汗淋漓，很快命丧黄泉了。

多奇怪呀，一个 39 岁的壮年男人，竟然能被感冒打倒了！



杨顺抹着泪：“我一到那儿，就问人我家老爷呢，人家告诉说在后院停尸房挺着哪。我一听当时就昏了过去，仿佛天上打了个大霹雷。”

最奇怪的是，张堽是辞官北归的，身边带着他几年的积蓄。就算没贪污，也是一笔不小的银子啊。而老杨说，那位“朋友”压根儿就没提老爷所带的钱。老杨也不好问。

籍琴友二话没说，就跟着老杨下了河南。在那边把丈夫的后事料理完毕，扶着灵柩回了老家保定。过了几天，大闺女玉茹、大儿子张度也去了保定。小女儿桂茹和张维年纪还小，被留在家中。

籍琴友见到一儿一女之后，忍了多日的眼泪终于控制不住了。她搂着两个孩子，放声痛哭了一场。之后，把丈夫葬在了保定西关四里河老张家的祖坟里。

全家在这一重大打击下，如天塌了一般，久久不能恢复。17岁的玉茹，12岁的张度突然间都长大了，懂得体恤母亲和祖母。就连5岁的桂茹和3岁的张维，在家里走路都轻手轻脚的，唯恐让悲痛的母亲和奶奶心烦。

虽然还有那份“猪税银子”（不知从哪代起，张家的某位祖宗在崇文门税卡所当起了收税官，专门收取进城卖猪的人的税。这份工资竟然还能世袭罔替地传给后人），家境总是大不如以前了。张维的奶奶，大脚李妈不久便辞工回家了。家里还剩老杨和另一位从老家来的女仆，外号叫“王老伙”。不知何时，王老伙又换成了从顺义来的另一位王某人，家里人无论大小都管她叫王奶奶。从1937年到1966年，她一直跟着张家的孤儿寡母如同一家人一样过了29年。

小脚王奶奶虽然用脚后跟走路，速度很慢，但嘴皮子很利索。她那里永远有好听的故事、笑话和俗语。张维肚子里那些饱含哲理而又不失幽默的故事，有许多都是从她那里趿来。

这期间，张维的五舅爷时常来访。一来是安慰安慰自己姐姐的失子之痛，二来他也喜欢孩子。五舅爷是张维奶奶张王氏的亲弟弟，名叫王仲衡。他先后娶了一正一侧两房夫人，都没孩子，因此对姐姐的这些孙子们特别喜欢。不知为什么尤其爱到大房这边来。有一次甚至开玩



笑地说要姐姐过继个孙子给他，吓得小张维见了他就藏起来，唯恐被过继走了。

这天，五舅爷又来了。一进门就边东张西望边问：“咦，老二呢？怎么没见他啊？”

籍琴友笑道：“怕你，藏起来了。”

“啊呀呀可惜了！”五舅爷夸张地跺脚大叫道，“我今天特别带来个照相机，说是给孩子们照相呢。”

“照相？我要照相！”耳尖的张维冒着被过继的危险嚷着从里屋跑了出来。那年头照相机是稀罕物，张家的孩子们都只听说过，还没见过呢。

一干人来到院子里，挨个儿站在花盆当中傻笑。五舅爷不厌其烦地摆弄了半天，给每人都照了一张，然后叫孩子们等着。他要把一卷胶卷都照完了，再送到照相馆去冲洗好，才能把相片拿来。

“那，五舅爷，你的胶卷还剩几张啊？”

“哈哈，傻小子，一卷胶卷是十六张，我今天刚开张，一共照了四张，你说，还剩几张？”

张维着急地说：“还有 12 张呢！五舅爷，你快点儿照啊。”

“好好，快点儿照。我天天逛公园，见谁给谁照，好不好？”

从这天起，几个孩子，尤其是张维，便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早日能把相片看。起初，大家还天天议论：怎么还没送相片来呀。到后来都等烦了，也就不再惦记它了。只有张维，一听见大门响，便满怀希望窜出去，再垂头丧气走回来。老杨笑道：“我倒省事了，大门归你开了。”

终于盼到相片来了，不，五舅爷来了。孩子们赶紧围了上去。张维一见自己的相片，顿时大失所望：“我怎么这么黑呀，也不笑。”

大家都笑了起来：“哟，你觉得自己挺白吗？笑不笑的，要问你自己呀。舅老爷让你笑时，你绷着个小脸干什么来的？”

不笑就不笑吧，终于有了自己的影子了。张维小心地把它保存了下来。

8月的一天，老太太过生日。65岁，虽然不是整生日，也算半整吧。好几天前老太太就宣布了：“生日那天，晚上都上我这儿吃饭来，上好



五岁的张维(1918年,北京家中)

的打卤面,公中出钱。可有一样,每家都得出个节目,不然不许吃饭。”

籍琴友这一房公推小儿子张维负责一个节目——他的拿手好戏“四郎探母”。这对张维来说一点儿不难,他一人能唱一整出哪。那年头没电视,电影又贵,孩子们的娱乐活动多半是上戏园子去听免费的彩排。听来听去的,他就能唱好几出戏了,就跟“文革”时期人们唱样板戏似的,张口就来,连道白带唱腔,一口气能唱小半出。

晚上6点,大家都到齐了。大儿子家这边自然要打头了。籍琴友哄着张维:“儿子,唱吧,唱吧。”

张维望着一桌子好吃的,不能抵制诱惑:“我有点儿饿。”

“咳,饱吹饿唱嘛,这会儿唱戏正好!”大伙儿撺掇他道。

“奶奶,我有点儿饿。”张维求助于老太太。

老太太心痛孙子,忘了事先的约定:“来来,先给我乖孙子吃口天福的酱肘子吧。”

这可是张维的最爱呀,平时难得一见。他看了看自己的母亲,没发现反对的表情,于是用筷子夹了两块。吃完了,清了清嗓子:“够了,我唱吧。”

